

汉语反问句在会话交际中的信息调节功能分析*

张文贤¹ 乐耀²

¹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²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提要 以不同的事件信息类型(A、B-events),即交际双方对信息的认识状态的不同为出发点,可以更好地对汉语反问句的使用情况进行描写,能够分析反问句如何协调共同背景从而推进信息的交流。基于不同事件信息类型的反问句的语言形式和语用功能在使用时显现出的特点,也可以判断反问句是否有疑,如果是基于B-events的反问句,可能会有疑,而其他类型的反问句则无疑。另外,反问句在交际互动中呈现出礼貌程度的等级差异,其中基于AB-events的反问句礼貌程度最高,而基于O-events的礼貌程度最低。文章强调,对反问句的研究离不开它所处的真实言谈环境。

关键词 反问 信息交流 立场表达 礼貌等级 会话互动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8)02-0147-13

1 引言

1.1 已有研究

反问句一直是汉语语言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研究成果很丰富。相关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反问句的否定功能、反问句是否有疑、反问句在语境中的话语功能等。吕叔湘(1990:290)早就指出反诘与询问作用不同,“反诘在是否定的方式:反诘句里没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诘句里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很多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研究,张伯江(1996)从预设与焦点的角度说明否定的语义强度,认为反问形式的否定强度较高。郭继懋(1997)指出反问句的语义语用条件在于间接地告诉别人他的行为不合情理。齐沪扬和丁婵婵(2006)具体论述了“难道”等反诘类语气副词与否定的关系,并进一步解释了它们为什么有否定强化的功能。

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说明反问句的语义明确,即表达否定。虽然叫“反问句”,实际不是问句,其表达的意义是“无疑”的。但也有一些学者发现反问句既可以“无疑”,也可以“有疑”。如苏英霞(2000)就指出有些“难道”句不是反问句,而是介于反问句与是非问句之间的一种较为特殊的问句,它

[收稿日期] 2016年9月13日 [定稿日期] 2017年10月23日 doi: 10.7509/j.linsei.201710.031526

*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4AYY015)资助。文章曾在“第二届互动语言学与汉语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海,2016.3)上宣读,与会学者刘运同、李宇凤、李先银老师对本文提出了宝贵建议;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方梅老师的指正,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媛媛帮助整理语料,《语言科学》编辑部及匿名专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文中谬误,概由本人负责。

是表达说话人的一种推测。李宇凤(2008: 10, 18) 也认为很难简单地说反问就等于命题的反面或者极性反转, 反问不是完全的“无疑”。反问与揣测问难以分开, 都是基于主观情感表达需要、特意明示自己对所问内容的看法的问句。

不管是表达否定、“无疑”还是“有疑”, 使用反问句都与问话人的主观情感有关, 因此语境与说话人的感情是学者们进行相关研究时关注的重点, 刘松江(1993) 认为使用反问句是说话人对自己感情的宣泄, 胡孝斌(1999) 指出除了形式和语义的制约因素外, 认知因素也可以限定反问句的性质。胡德明(2010) 提出反问句的否定语义来源于语境条件, 来自说话人主观上的否定态度。具体到反问句在会话中的语用功能, 刘娅琼和陶红印(2011)、邵敬敏(2014: 224-225) 等都认为, 结合具体语境反问句具有反驳等功能。但由于反问句所出现的语境较为多样, 其语用功能差别也比较细微, 所以这些学者所提到的反问句语用功能的种类也不尽一致。其中, 最值得关注的是刘娅琼和陶红印(2011) 的研究, 他们利用真实的自然会话材料, 揭示了否定反问句的事理立场功能, 认为这类句子常用于地位比较平等的说话人之间, 通过已知或常识类知识来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不同程度的负面事理立场。

1.2 本文设想

前人的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本文认为, 反问句是对话交际中调节信息的手段之一, 具有协调共同背景(common ground)⁽¹⁾ 的作用。反问句的使用与言谈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知识有关。如果把反问句放到口语对话中, 从交际互动的角度去分析, 可以更好地认识反问句的功能。当交际双方需要调出共同背景中的某条信息时, 或者对谈话的共同背景信息认识有分歧时, 可能会使用反问句。本研究以交际双方对信息的认识状态(epistemic status)⁽²⁾ 的不同为出发点, 着重分析反问句如何协调共同背景, 推进对话进程; 进而从言谈互动的角度分析反问句的功能, 总结反问句的语言形式与语用功能之间的不同关系; 并且归纳出反问句在交际互动中所体现的礼貌程度的等级差异。

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分别来自: 1) 美国语料共建会(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 简称LDC) 汉语电话谈话语料库(Call Friend) 的部分语料, 请参看Canavan & Zipperlen(1996); 2)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现代汉语语料库; 3) 电视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台词。文中例句将分别标明CF、CCL、WAWJ来对应上述三处语料来源。⁽²⁾

2 A、B-events 理论与反问句的使用分析

2.1 反问句的信息性与 A、B-events 理论

从信息交流的角度来看, 一般来说, 反问句的使用会引起谈话双方新信息交换和流动, 它的使用体现了交际双方信息的不对等, 并且多会在反问句后进一步提出证据来保证新信息的交换。例如:

(1) 甲: 哦, 那你现在呢? 你还那个除了学校吧, 事情你还干别的事儿吗?

乙: 我前一段不是一直干过导游吗?

(1) 这里说的“共同背景”, 也叫共享知识(shared knowledge)、共同知识(common knowledge)、相互知识(mutual knowledge)等。交际双方的共同背景是他们互有的、共同的或者说联合的知识、信仰、预设的总和。交际双方可能对共同背景的认识不一致, 然后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进而推动言谈交际的进行。关于此, 可参看Clark(1996: 92-121) 的专章讨论。

(2) “认识状态”的研究参看Heritage(2012) 的详细讨论。

(2) 本文个别用例不止使用一次, 对于再次出现的例句, 我们将重新编码, 以方便阅读。

甲: 哦。(CF)

(2) 冯导: 好了, 好了, 两位别再争了, 这个信呢, 还是请老胡同志写, 关心国家大事么, 三峡工程, 唉, 人民群众还是很关心的哩。

傅老: 我也很关心。

老胡: 我不光是关心我还献计献策, 你献得出来么?

傅老: 我怎么献不出来呀?

老胡: 啊, 你。

傅老: 我可以向他们建议。

老胡: 啊? 什么?

傅老: ……这个……百年大计, 质量第一嘛……(WAWJ)

例(1) 甲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乙还干别的什么事儿, 想寻求更多的信息, 于是问乙还干别的事儿吗? 乙用反问句做出了回答。乙之所以用反问句, 是因为他认为甲也知道这一点, 这是甲乙的共同背景信息。经过乙的提醒, 甲想起来这条信息, 也明白了乙在做什么, 所以用“哦”回答, 表示接受这条信息。再比如例(2) 中老胡与傅老是好朋友, 常常彼此讽刺挖苦, 老胡说“你献得出来么”是认为傅老献不出什么计策来, 但是能不能献出计策, 还需要傅老的确认, 而不是老胡自己认为即可。果然, 傅老对老胡的说法并不认可, 也使用反问句回应, “我怎么献不出来呀?” 并继续提供自己能献计献策的证据——“我可以向他们建议”以及建议的内容。至此, 交际双方完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会话序列(conversational sequence)。

我们知道, 言谈交际至少由 A(说话人)、B(听话人) 双方共同构成, A、B 双方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信息才能将对话顺利进行下去。人们怎么协调信息是语言使用的基本问题(Clark 1996: 92-121)。在 A、B 信息交互方面, 我们依据的是 Labov & Fanshel(1977: 100) 的 A、B-events 理论⁽⁴⁾。该理论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 A-events(Known to A, but not to B) 指的是对于 A 来说是已知信息, 对于 B 是未知信息, 所以叫基于 A 的事件信息;

2) 而 B-events(Known to B, but not to A) 指的是对于 B 来说是已知信息, 对于 A 是未知信息, 所以叫基于 B 的事件信息;

3) 若说话人认为该条信息对于 A、B 来说都是已知的, 那么可称为 AB-events(Known to both A and B) 即基于 A 和 B 共知的事件信息;

4) 若信息为人人皆知的常识, 则为 O-events(Known to everyone present) 即基于常识的信息。

我们从交际互动的角度出发, 关注使用反问句时交际双方信息量的变化, 从而由此引起信息交换, 推动对话前进。⁽⁵⁾ 下文将首先结合 Labov & Fanshel(1977: 100) 的 A、B-events 理论对真实言谈交际中

(4) Labov & Fanshel(1977: 100) 最早区分了 A、B-events。Kamio(1997: 145-171) 扩大了这一概念, 系统化地表述为 A 和 B 有自己的信息域。Heritage(2012) 提出 K+, 即更多知识(more knowledge) 与 K-, 即更少知识(less knowledge) 的概念, 它们处于认识坡度的不同位置。在 K-位置寻求新信息或者自愿从 K+位置提供信息。人们小心地经营着认识域, 像是坐在“认识跷跷板(epistemic seesaw) ”上一样, 推动会话向前发展。由于 Labov & Fanshel(1977: 100) 的分类在分析反问句时更方便, 所以我们采用他们的分类。在指某个句子时, events 用单数形式 event。

(5) 如果反问句只是反对对方的态度或说话的方式, 未引起信息的交流, 则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 比如“你怎么说话呢?”对于自言自语式的, 问句的提出以及应答出现在同一个话轮中, 只是在说话人话轮内表明自己的观点, 不涉及谈话双方, 也未引起信息的流动的反问句本文也不做研究。例如“傅老: 要换你换吧,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了, ……啊, 领导一个家庭容易吗? 啊, 得管你们吃管你们喝……”(WAWJ)

反问句的使用进行具体分析。

2.2 基于 A-events 的反问句

基于 A-events 的反问句是说话人 A 根据自身或与自身相关的情况发出的反问。反问的内容对说话人 A 是已知的,对听话人 B 是未知的,反问句的上一话轮常常含有疑问句。例如:

(3) 和平:您怎么知道是过期的呀?

傅老:我怎么不知道啊?上次去局里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想捋捋捋捋,就到你梳妆台上弄了点油擦,不擦还好,这一擦啊,满脸的怪味儿,到了局里呀,谁见了我谁躲,整个一个没脸见人!
(WAWJ)

例(3)中和平有疑问,傅老用反问句回答和平的疑问,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回答该问题的权威,“我怎么不知道啊?”的意思是“我当然知道”,并在反问句之后追加论据,举出具体事例证明自己的说法是真实可靠的。

这种反问句是说话人 A 对自己的主观评价,并且这种评价有证据、有来源。说话人 A 可能先说原因或论据,再引出反问句所要表达的立场,也可能先表达立场,再追加原因或进一步重申立场。例如:

(4) 和平:您说的这倒轻巧,我公公这人好个面子,全家又不同意,您想啊他跟他表姐是近亲,生出来那孩子是弱智,您家冷不丁来一四十多岁一大傻子您乐意么?

老胡妻子:别拿我们家比啊,我们可是正经人家,能干出这种事来?(WAWJ)

(5) 小桂:别把方方还走了,中么?

和平:我哪儿做的了这主啊,爷爷早上就出去办这事儿去了。(WAWJ)

(6) 志国:对,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了。

和平:我能站哪边儿了?我当然站在你们这边啊,我坚决跟他们姓和的——嘴——划清界限,永远当一辈子无产阶级的好儿媳妇……(WAWJ)

(7) 志新:听您这话茬儿,您是想反攻倒算官复原职吧?

傅老:这个芝麻官有什么好复职的?局长我都不当了,我还在乎当不当这个家长?
(WAWJ)

例(4)老胡妻子先强调自己家是正经人家,然后用反问句表明自己家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可是正经人家”是论据。例(5)小桂恳求和平不要把方方送走,和平用反问句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在家里的地位不高。后续话语提到了“爷爷”,意指“爷爷”才是有决定权的人,也就是为自己的话语提供了证据。例(6)和平在用反问句表明自己站在志国一边的立场后,又进一步重申自己永远站在志国这边,对自己的这种态度进行了正面肯定的说明。基于 A-events 的反问句在表达自己做事的立场时感情可以非常强烈。例(7)表达傅老不在乎当家长的决心。“局长我都不当了,我还在乎当不当这个家长?”也是典型的基于 A-events 的反问句,因为当不当局长,什么时候当局长只有傅老最清楚。而前句的“芝麻官”也表明了傅老认为志新说的官不算什么。

从语言形式上看,基于 A-events 的反问句主语常常是“我”或者“我们”,如上述例(4)-(7)。但是当说话人 A 比 B 知道的信息多, A 是信息的权威, A 根据自己的信息用反问句劝 B 做或者不做某事时,反问句的主语可以是“你/您”。这时,所谈论的话题是关涉说话人 A 的。例如:

(8) 志新:我看这事儿不准能成——我爹心里早有人啦,您再给他说他谁不也是白说吗?

老和:有人啦?谁呀?(WAWJ)

例(8)中话题是“我爸”是说话人的爸爸,因此该信息是关涉说话人的,所以说话人是权威知晓。(参看乐耀(2010)有关“信息权威知晓”的论述)

2.3 基于 B-events 的反问句

基于 A-events 的反问句一般是无疑的,因为说话人说反问句时谈论的是关于自己的事儿,而基于 B-events 的反问句是有疑反问句,因为该反问句谈论的是对方 B 的事儿,B 作为信息知晓者应该会主动解释。说话人 A 用反问的形式提出问题,表达困惑,主语常常是“你/您/你们”等第二人称代词。与真性问句不同的是,基于 B-events 的反问句具有其特定的语用功能,即表达说话人的某种立场,而真性问句是发话人完全缺乏某一信息,发问是为了索求信息。换言之,基于 B-events 的反问句通常不是为了得到回答,而真性问句是为了得到对疑问的回答。例如:

(9) 甲:你们还看体育报?

乙:啊,体育报,我这儿什么都管,啊嘿,街坊的,远处街坊的,都在我这儿拿报纸。(CCL)

(10) 志国:爸,您这是干什么?你干嘛把我洗澡大盆也拿来呀?

傅老:嗨,你也做点儿贡献嘛,再说你可以洗淋浴,啊,干嘛非占个大盆哪?(WAWJ)

例(9)甲(A)惊讶于乙(B)这个老人手里有体育报,因为在甲看来,老人很少关心体育,所以用反问句表达了意外。熟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熟人知道老大爷是负责拿报纸的。这一问题明显是不熟悉的人才会问,这时用反问句并没有唐突之感。尽管乙未意识到自己拿报纸的工作会让甲误会他读这种报纸而感到意外,但乙知道自己看不看体育报,绝对是甲提问的最有权威的回答者,他有义务做出解释,所以例(9)是基于 B-event 的反问句。如果乙说“我也可以看体育报啊”对甲的发问不做解释也是可以接受的。例(10)也是类似的情况,志国(A)对傅老(B)的行为表示不解与不满,不同意傅老使用他的洗澡大盆,因此也得到了接续话轮的回应,即傅老解释原因。如果傅老在听到志国的发话后不发出回应,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失当,把洗澡大盆放回原处,也是很自然的。

如果是 B-events,即使说话人 A 没有疑问,用反问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但 B 可能会用反问的形式回答,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反对 A 的看法。问题是反问,回答也是反问。例如:

(11) 圆圆:我打听打听,您小时候作文及格么?

孟朝阳:瞧不起我,那不及格能登到我们班那黑板报上么?那是范文,供全班学习,都得照着我那样儿来。(WAWJ)

(12) 志国:你跟着裹什么乱呢,好好的你没事你跑什么呀你?

小桂:俺帮着找圆圆,俺一夜都没睡,你们到现在还不让俺眨眼,有你们这么不讲理的吗?你们就知道疼自己家的孩子,就不知道疼别人家的孩子了?(WAWJ)

例(11)、(12)的反问句都是 B-events。例(11)圆圆看不起孟朝阳,“您小时候及格么?”是在嘲笑孟朝阳学习不好,并不真关心他及格没及格。到底及格没及格孟朝阳最有权威回答,孟朝阳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也用反问的形式回应,“那不及格能登到我们班那黑板报上么?”指出事实,做出肯定的回答。例(12)反问句“你跟着裹什么乱呢,好好的你没事你跑什么呀你?”是志国在责怪小桂。而小桂也心存不满,用反问句回应,并且使用反问句后继续从事理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

2.4 基于 AB-events 的反问句

基于 AB-events 是说该类反问句所表达的内容对于 A、B 来说都是已知信息。例如:

(13) 傅老:可是现在还不能做。现在咱们家的当务之急,是有几个重点工程要立刻上马。比如说,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

和平:咱们不是有一个煤气热水器吗?用起来很方便呀。

傅老:那个太落后啦!(WAWJ)

(14) 傅老:咱们现在还有什么境界可以跟人家比的?

和平:怎么没有啊?咱自个儿花钱雇小阿姨,天天上他们家去帮他做饭,咱这不是学雷锋么?咱这境界不比他们高?(WAWJ)

例(13)傅老要安一个太阳能热水器,和平用“咱们不是……吗?”提醒他家里已经有一个煤气热水器了,这是对本应共知的信息进行提醒。例(14)傅老认为他与和平背景知识相同,对现状的认识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与人家比的,因此他用反问句反驳和平要与别人攀比的做法,可是和平并不这样认为,举出让自家保姆去帮他做饭的事实,然后用反问句提醒傅老没有认识到咱家境界比他们高这一点。

这类反问句的主语常常是“咱、咱们”,有时也是“你”。例如:

(15) 和平:唉唉你们今天怎么了?平常你们不总说咱爸……

志国:没有!根本没有!和平,你在背后不也总说咱爸是个明白人吗?

和平:我那是哄着他玩儿哪!(WAWJ)

例(15)志国看到傅老来了,可是和平没有看到傅老,志国就提醒和平不要说爸爸坏话了:“你不也……吗?”因为这时,志国不能直接说“爸来了,你别说他坏话了”。这里的副词“也”说明反问句所言信息是你知我也知的。

对于A以为B知道,认为是AB共知信息,而B可能不知道或者未激活该信息的情况,我们认为也属于基于AB-events的反问句。例如:

(16) 甲:呃,我那回我就是那个签证费不是朱磊替我出的二百块,交了二百块钱,还没还?我都忘了。还他啦?

乙:还他了。还有那个给给虎虎的一百,不,一共三百块钱吗?都给他啦,我给……

甲:啊,都给他,我都忘了。啊,啊对。(CF)

(17) 甲:那个陈知明哪,

乙:啊。

甲:陈知明一直打听你,他要,他要你跟他介绍在美国的项目。

乙:谁呀?

甲:陈知明哪。陈知明你不知道?

乙:陈知明?哦,陈知明我知道,知道。对啊,对啊。

甲:他一直打听要你的电话,给不给?

乙:啊,你可以给他嘛。(CF)

例(16)中甲以为自己欠别人二百,问乙自己欠的二百还了没有,而乙对甲的事情了如指掌,指出一共还了三百,而不是二百。这时乙没有直接指出甲记错了,而是用反问句的形式提醒、纠正甲所欠的钱数。

例(17)说话人本来以为所谈论的是A、B双方的共同背景信息,是共享信息,而在交流中却发现对方并未激活这一信息,这时可以用反问句确认。说话人甲一直以为乙也认识陈知明,所以用“那个陈知明”开始话轮,直到乙问“谁呀?”甲才意识到乙认为自己并不知道陈知明是谁。甲反问道“陈知明你不知道?”表示甲没有想到乙忘了陈知明,同时甲也不相信乙真的忘了陈知明,再次重复陈知明这个名字,给

乙再思考的时间。果然, B 在自己重复陈知明这个名字之后, 终于想起了这个人, 成功调整了背景知识, 把陈知明放到了甲、乙的共同背景中。

基于 AB-events 的反问句还可以调整共同知识背景中有差异的信息。例如:

(18) 甲: 哎, 但是我就是说, 像你这样的公司, 就是说, 呃, 你可不可以完全自己开耶?

乙: 私人啊?

甲: 啊? 不是私人哪, 当然,

乙: 私人。

甲: 不过私人当然可能很难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你, 你不是说, 你有可能把这个公司接管过来嘛?

乙: 这个是上面的安排。(CF)

例(18) 甲、乙在交流过程中对“接管”的理解存在误差。在甲的背景知识中, 乙把目前老板的公司接管过来就可能完全自己开了, 而在乙的背景知识中, “接管”是上面的安排, 不可能完全自己开公司, 乙也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开公司。所以甲意识到在甲、乙的共同知识背景中, 对“接管”的理解是不同的, 这时甲用反问句提醒乙之所以有“完全自己开”的提法有据可循。

另外, 发话人有意识地使用反问句提出共同背景知识, 诱发想要的回答, 调整言谈方向。例如:

(19) 甲: 你们家不是蒙族吗? 没有什么特殊的叫法?

乙: 叫什么, 没有特殊的。反正大伙儿生下来也这么叫了。(CCL)

例(19) 说话人提醒听话人从自己社团信息的角度回答问题, 使用的就是反问句, 尽管对话双方是第一次见面。该例来自北京话口语语料库中的采访, 说话人甲是采访者, 采访的是老北京人, 想了解老北京人的语言与文化。甲想知道乙对他人怎么称呼, 但起初并没有得到不同的特殊回答, 因此继续追问乙从自身的民族背景出发, 应该怎么称呼。乙的民族信息是甲在采访前就已知的信息, 也就成为了谈话双方都具有的共同背景。

基于 AB-events 的反问句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情况, 就是用反问句重复之前话语, 表达强烈的感情。说话人重复的是自己的话。例如:

(20) 甲: 你小心点儿啊? 别让我为您担心。

乙: 啊。

甲: 我老惦记着你们。

乙: 呃, 不要紧。

甲: 呃, 我能不惦记么? 我就惦记着你, 你和奶奶, 别人都不惦记着。(CF)

例(20) 乙是甲的爷爷, 甲一直惦记爷爷, 这一点爷爷当然知道。尽管之前的对话甲已经明确说了“我老惦记着你们。”但爷爷的回答仍让他放心不下, 继续以反问句重复“我能不惦记么?”表达关切之情。

说话人也可以重复对方的话。例如:

(21) 老胡: 就这个意思么, 再说, 我太太对老傅啊, 可不是什么一贯尊重, 倒是一贯地十分——看不起。

傅老: 什么? 她一个妇道人家竟然对我看不起? 还十分?

老胡: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 她常跟我讨论你, 她说老傅哇, 没教养、没文化、没水平、没气质、没风度, 反正啊, 该有的一样没有, 那不该有的呢他倒一点不缺, 什么自以为势啊, 自命不凡, 自己觉得自己怪不错的呀, 自己觉得没有自己了地球就不转了或者转太快了。(WAWJ)

例(21)老胡对傅老传递的信息完全不在傅老的背景信息中,并且与傅老的认识相反。在傅老看来,妇女对男人不应该看不起,胡太太也应该很尊重他,这是交际双方共知的。因此听到老胡的话之后,惊讶之情溢于言表,这样的反问句实际上说话人A与B的背景知识有明显矛盾,或者说与预想的共同背景知识相反,所以B要求再次确认,因此接下来的话轮应是A对该话题进一步解释,从而推动会话进一步发展。在傅老反问之后,老胡喋喋不休地向傅老解释胡太太是怎么说的,使傅老确信他说的是真的。

2.5 基于 O-events 的反问句

基于 O-events 的反问句提供的是人人都知道的信息,即常识,反问句表达的是说话人所持观点的论据,常常是以上示下教育人。这时的反问句有加强语气、强调的作用。例如:

(22) 甲:不用放在袋里,她呢应该拿个大信封。把这东西嘛好好放了。你自己都不重视,人家怎么会重视呢?你要真的要自己搞得很重视的样子,对不对?

乙:呃。(CF)

(23) 圆圆:爸,那要写缺点,那就写我锻炼身体不够,这能算好缺点么?

傅老:这已经就是避重就轻了。

志国:啊?这还轻啊,最重就属这条了,三好学生的第一条是什么?身体好,你不锻炼身体能好么?身体不好,还谈什么现在的学习和将来的工作啊?就冲这条,重点中学就不能要你。

(WAWJ)

例(22)用反问句调出众所周知的知识“自己重视,人家才会重视”作为阐述的论据。“让她把东西放到大信封”的理由是“自己不重视的事情别人一定不会重视。”例(23)中反问句所涉及的常识是“身体好才能保证将来学习工作好”,以说明“写锻炼身体不够”这条已经很严重了。其中的“你”与“人家”相对使用,均不是指明对象。例(22)与例(23)的共同点是都用了“你”的虚指用法。这里的“你”不是指的听话人“你”,而是指任何一个人。O-events 就是对于现场每个人来说都是已知信息(Known to everyone present),第二人称代词虚指用法就是指代任何一个人,说明这个反问句是基于 O-events 的,而不是仅仅指谈话的另一方。

对常识的反问,表达一种焦急或者无奈。例如:

(24) 甲:呃,估计可能有点肾结石,因为这孩子平常水——不喝的。肾出血了,哎。

乙:就是啊,不喝水怎么行呢?(CF)

(25) 其实想一想,所谓的“状元”在北大的确没什么意义,能上北大的人谁不是“状元”?不是全省的,也可能是全市的;不是全市的,也可能是全县的。(CCL)

(26) 甲:哦,你平时还开啊?也不开,

乙:当然开啰,不开,在美国不开车能到哪去啊?(CF)

例(24)“不喝水会生病”是生活常识,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甲说的孩子生病的原因就是不喝水,这使得乙听后很着急,因此用反问表达责怪。例(25)在北大有很多“状元”是社会上流传的观念,因此“状元”在说话人看来就没有什么稀罕的,让人感受到即使是“状元”在北大仍然感受到压力。例(26)乙用反问回答甲的问题表达一种无奈,在美国不开车哪儿也去不了,所以即使不想开车也没有办法。

2.6 小结

这一部分主要是在 A、B-events 理论框架下来逐一考察不同事件类型的反问句在言谈交际中的使

用情况。通过分析不同事件类型反问句所关涉的信息量的变化,讨论了它们各自在会话中是如何表达不同的互动功能的。下一节将着重分析不同事件类型的反问句的语言表现形式和语用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不同类型反问句的礼貌程度等级。

3 A、B-events 与反问句的功能和礼貌等级

3.1 反问句的疑问性与交际互动功能

反问句的重要特征是无疑,但判断一个句子是否为反问句并不总是毫不费力。如前所述,苏英霞(2000)、李宇凤(2008)都已经观察到有些句子介于反问与疑问之间。李宇凤(2008:16)认识到“反问的功能表达不仅仅是一个关乎形式的问题。反问句的内容选择或许也是其功能特性的体现。”也就是说,同一个形式,可以表达反问,也可以表达疑问。

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说话人从哪个角度出发协调共同背景与反问句的意义有一定的对应规律。反问句有疑还是无疑的根源在于是否是 B-events,即是否是基于 B 的事件信息。如果 B 是回答该问题的最权威的人,则 B 可能把该问题理解为 A 对 B 的提问。比如同样是“谁……啊”句式,“谁不费力气就考上大学了啊?”倾向于反问句,因为句中有“不费力气”这个修饰语,说的是常识,即“如果成功就要花力气”,是基于常识的信息(O-event),听说双方都具有这样的常识,A、B 的共同背景信息没有差异,都不会把该句作为疑问句。而“谁没考上大学啊”如果是 A-event,意思就会是“我考上大学了”。但如果是 B-event,则 B 对“谁没考上大学”有更权威的回答,B 可以把该句理解为 A 在问哪些人没考上大学,话语的推进方向就会是 B 对哪些人没考上大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因此 B-event 的句子可能是疑问句,造成了反问句表达有疑的表象。例如:

(27) 志国:爸,我们是怕您吃坏了。

傅老:我好吃坏跟你有什么关系呀?吃坏了我上医院我乐意。

和平:爸,志国是瞅着您这面特香他馋他……

傅老:他馋不馋的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和平:……他好歹也是您儿子呀……(WAWJ)

例(27)傅老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呀?”这个反问句主语是“我”,是 A-event,有没有关系自己知道,不需要听话人回答关系是什么。因此在问完之后,傅老没有放弃话轮,不等受话人的回答,而是继续说“吃坏了我上医院我乐意”。而同样的表达形式,主语不一样,互动的结果就不同了。傅老说“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意思是志国的馋或者不馋都与他没关系,本不需要回答,但该句是 B-event,和平作为志国的老婆,也可以对该反问句做出权威的解释,所以和平无奈地回答了这种关系“是您儿子呀”。

反问句所关涉的事件类型,即是关涉说话人的事件信息还是关涉受话人的事件信息,在语言形式上有倾向性特征,与反问句的语用功能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典型的 A-events 反问句,主语是第一人称“我/我们”,常见的句式有“我怎么……?/我哪儿……?/我还……?/我这不是……吗”。“我/我们”表明说话人是在说自己的事情,自己是最权威的知晓者,这样的句子肯定没有疑问。从功能上看,这样的反问句多是对自我的评价或者是以自己的经历安慰、劝解他人。例如:

(28) 我怎么不好意思啊?我傅某人一辈子光明正大……(WAWJ)

(29) 我哪儿做的了这主啊,爷爷早上就出去办这事儿去了。(WAWJ)

(30) 局长我都不当了我还在乎当不当这个家长? (WAWJ)

(31) 我不是也快挨饿了吗? (CCL)

例(28) — (30) 是自我评价, 评价自己的品德、地位、做法。例(31) 是从自身的情况出发劝慰对方, 从而缓解对方的焦虑情绪。

典型的 B-events 反问句, 主语是第二人称“你/您/你们”, 常见的句式有“你干什么……? /你干嘛……? /你有什么……? /你这不是……吗?” 这里的第二人称“你/您/你们”都是实指, 是因为说话人对对方不满, 不同意对方的做法。例如:

(32) 你干什么? 跑起步来像一个老太婆。(CCL)

(33) 不带这样儿的, 你们这不是拿我涮着玩儿吗? 人家一个纯情少女本来根本就没有这想法儿, 都是嫂子逼得我。(WAWJ)

(34) 和平我告诉你呀, 我知道, 都是你挑作的, 你长得本来就不难看, 你有什么必要去整容啊? (WAWJ)

(35) 你干嘛问这个呢? (CCL)

例(32) 和例(33) 发出指责或责怪; 例(34) 表达劝阻; 例(35) 表达反驳。尽管 A 在发出话语时可能并没有疑问, 没有期待 B 给出回答, 但由于 A 所发出的话语是关涉 B 的, 所以 B 仍然可能会对该问题做出回答。根据 B 是否回答, 我们可以判断该句是否为有疑反问句。

典型的 AB-events 反问句, 主语是包括听话人的第一人称“咱们/我们”, 也可以是第二人称“你/你们”。常见的句式有“咱们不是……吗? /你/您不也总……么? /(你/你们) 不(是)……吗? /你不是说……吗?”。常见功能为提醒, 如例(36), 还有纠正功能, 如例(37)。

(36) 咱们不是有一个煤气热水器吗? 用起来很方便呀。(WAWJ)

(37) 这还用介绍? 我们不是见过好几回了吗? (CCL)

典型的 O-events 反问句常常是话题句, 以一个常识为话题, 或者表示任指的代词做主语, 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批评对方的行为不合常理。常见句式为“……怎么行? /谁不……? /能……啊? /有……的吗? /怎么(能)……? /哪儿……哪?”。例如:

(38) 不喝水怎么行呢? (CCL)

(39) 你谁也瞒不了。街坊邻居单位学校, 谁不知道咱圆圆是一个活泼乱跳的孩子啊? 怎么好好的就半身不遂啦? (WAWJ)

有时句子为“你”, 但这里的“你”是虚指, 指任何一个人, 而不是会话中的另一方。例如:

(40) 老人的心思你哪儿知道哪? (WAWJ)

因为是常识, 在场谈话的每一个人对此都应该是熟知的, 这时明知故问是为了用反问来责怪、反驳、表达无奈或不满。例(38) 责怪听话人不知道多喝水。例(39) 志国反驳和平让圆圆装残疾人的主意, 因为圆圆健康不仅是听说双方知道的事实, 也是街坊邻居、单位与学校众所周知的事实。例(40) 表达了谁也猜不出老人怎么想的无奈之情。与 B-events 反问句相同的是, 二者都可以表达反驳, 但 O-events 反问句是用众所周知的事实反驳。

3.2 反问句的礼貌程度和等级

根据已有研究, 如果着眼于反问句的语用功能, 会发现使用反问句既有表达客气又有表达不客气态度的结论。比如赵雷(2000) 对反问句的语用功能的概括包含两个相对的概念: 既有“表达不满情绪”,

又有“谦虚、客气”。殷树林(2006: 82)将反问句的语用价值概括为“诱导、提醒和礼貌”。刘松江(1993)、胡孝斌(1999)、刘娅琼和陶红印(2011)、邵敬敏(2014: 224-225)等认为反问句有提醒、反驳等功能。刘娅琼和陶红印(2011)所采用的语料是自然口语对话,指出反问句用于地位平等的人之间,表达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负面立场,“提醒、客气”是礼貌行为,而“反驳、不满”是不礼貌行为。我们认为,之所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是因为站在不同视角出发,如果从A、B-events的角度来解释反问句的功能,就会发现反问句存在礼貌程度的等级差异。

根据反问句所关涉的事件类型,我们划分出了反问句的礼貌等级,大致有如下倾向,由左到右礼貌程度依次降低:

AB-events 反问句 > A-events 反问句 > B-events 反问句 > O-events 反问句
 (----->
 礼貌不礼貌

AB-events 反问句主要是为了使得信息量对等,推动对话进行,实际是从对方的角度出发,为对方考虑问题,因此礼貌程度较高。从功能上看,常用“你/咱们不是……吗?”等表达提醒、纠正。A-events 反问句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是为了更好阐释自己的观点,因此就是用反问句的形式,也不至于使对方没有面子。“我怎么/我哪儿……?”等表达自己的立场。B-events 反问句实际是说话人B作为信息权威知晓者主动对反问内容给予解答。说话人A之所以采用反问的形式是认为对方的行为不合理。因此这种反问句是对对方的指责、讽刺或者反驳。O-events 反问句对常识反问,明显是责怪对方连这个都不知道或者没有注意到,因此是最不礼貌的。用常识或者众所周知的事实表达责怪、反驳、不满或者无奈,明知故问,会让听话人感受到强烈的负面立场。

位于礼貌等级两端的“AB-event”和“O-event”对谈话双方来说都是已知或应该知道的,但在礼貌程度上却处于两极。就我们所观察的语料来看,这是因为O-events 反问句关涉的是公共信息与准则,是在言谈开始之前双方都应该了解并遵守的,而AB-events 关涉的是私人信息,即使忘记也应该是可以被原谅的。言谈交际双方具有双重角色,一个是作为社会的人,应该了解社会规则,如果有人激活社会规则,隐含着责怪对方无知,因此O-events 反问句是不礼貌的。而另一个角色就是交际者本人,言谈双方都会顾虑对方的面子,本着合作原则推动言谈的顺利进行,因此AB-events 反问句比较有礼貌。

4 结语

问-答是言语交际中最典型的行为类别。我们对某类疑问句的研究离不开它所处的真实言谈环境,对其功能的探索要在构建问-答会话序列中进行。

因此,本文在学界对反问句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交际双方对信息的认识状态的不同(即形成不同的事件信息类型)为出发点,着重分析了反问句如何协调共同背景从而推进信息的交流;总结了反问句的语言形式与语用功能之间的不同关系;并且归纳出反问句在交际互动中所呈现的礼貌程度的等级差异。我们认为,在这种范式下来认识反问句的使用特点、反问句的表达功能以及反问句和礼貌程度之间的关系,有益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反问句。

此外,反问句式是负面立场和评价表达的重要来源,其规约化程度与会话序列密切相关,如“疑问代词+啊”、“哪儿跟哪儿啊”等(参看方梅2017)。从不同事件类型角度进一步挖掘,有可能说明这类表达形式的理解机制。关于此,我们拟另文论述。我们也将尝试着将研究发现进一步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 Canavan, Alexandra, & George Zipperlen. 1996. *CALL FRIEND Mandarin Chinese-Mainland dialect*. Philadelphia: Linguistic Data Consortium.
- Clark, Herbert H. 1996. *Using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ng, Mei (方梅). 2017. Fumian pingjia biaoda de guiyuehua 负面评价表达的规约化 [On conventionalization of negative assessment expression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7.2: 131-147.
- Guo, Jimao (郭继懋). 1997. Fanwenju de yuyi yuyong tedian 反问句的语义语用特点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eatures of rhetorical questions].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7.2: 111-121.
- Heritage, John. 2012. Epistemics in action: Action formation and territories of knowledge.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45.1: 1-29.
- Hu, Deming (胡德明). 2010. Cong fanwenju shengcheng jizhi kan fanwenju fouding yuyi de lai yuan 从反问句生成机制看反问句否定语义的来源 [The origin of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the rhetorical question in light of its mechanism]. *Yuyan Yanjiu 语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0.3: 71-75.
- Hu, Xiaobin (胡孝斌). 1999. Fanwenju de huayu zhiyue yinsu 反问句的话语制约因素 [The discourse constraints on rhetorical questions]. *Shijie Hanyu Jiaoxue 世界汉语教学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1999.1: 46-51.
- Kamio, Akio. 1997. *Territory of inform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abov, William, & David Fanshel. 1977. *Therapeutic Discourse: Psychotherapy as Convers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Xiaoting. 2016. Some discourse-interactional uses of yinwei “because” and its multimodal production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Language Sciences* 58: 51-78.
- Li, Yufeng (李宇凤). 2008. *Hanyu Yuyong Pianxiangwen Yanjiu 汉语语用偏向问研究 [Study on Chinese Pragmatic Non-neutral Question]*. Zhongguo shehui kexue yanjiuyuan boshi xuwei lunwen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Ph.D. Dissert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Liu, Songjiang (刘松江). 1993. Fanwenju de jiaoji zuoyong 反问句的交际作用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rhetorical question].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993.3: 46-49.
- Liu, Yaqiong (刘娅琼), & Hongyin Tao (陶红印). 2011. Hanyu tanhua zhong fouding fanwenju de shili lichang gongneng jileixing 汉语谈话中否定反问句的事理立场功能及类型 [Indexing evaluative stances with negative rhetorical interrogative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1.2: 110-120.
- Lü, Shuxiang (吕叔湘). 1990. *Zhongguo Wenfa Yaolie 中国文法要略 [An Outline of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Qi, Huyang (齐沪扬), & Chanchan Ding (丁婵婵). 2006. Fanjie lei yuqi fuci de fouding gongneng fenxi 反诘类语气副词的否定功能分析 [A study on negative function of interrogative modal adverbs]. *Hanyu Xuexi 汉语学习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06.5: 3-13.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2014. *Xiandai Hanyu Yiwennu Yanjiu (zengding ben)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增订本) [Interrogative Sentence Research of Mandarin Chinese (extended revisio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务印书馆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Su, Yingxia (苏英霞). 2000. “Nandao” ju dou shi fanwenju ma? “难道”句都是反问句吗? [Are all the “nandao” sentences rhetorical question?]. *Yuwen Yanjiu 语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2000.1: 56-60.
- Yin, Shulin (殷树林). 2006. *Xiandai Hanyu Fanwenju Yanjiu 现代汉语反问句研究 [A Study on Rhetorical Questions of Modern Chinese]*. Fujian Shifan Daxue Boshi Xuwei Lunwen 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Ph.D. dissert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Yue , Yao (乐耀) . 2011. Cong rencheng he “le₂” de dapei kan hanyu chuanxin fanchou zai huayu zhong de biao xian 从人称和“了₂”的搭配看汉语传信范畴在话语中的表现 [New perspective on the collocation between person pronouns and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le₂” in Mandarin].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1.2: 121-132.
- Zhang , Bojiang (张伯江) . 1996. Fouding de qianghua 否定的强化 [The reinforcement of negation]. *Hanyu Xuexi* 汉语学习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1996.1: 15-18.
- Zhao , Lei (赵雷) . 2000. Tan fanwenju jiaoxue 谈反问句教学 [On the teaching of the echo questions].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语言教学与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000.3: 26-31.

作者简介

张文贤,女,1977年生,河北保定人。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乐耀,男,1982年生,湖北武汉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话语功能语法、互动语言学等。

A Stud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Chinese Rhetorical Question in Conversation

Zhang Wenxian¹ Yue Yao²

¹*Schoo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1008712*

²*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College of Humanities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context of Chinese rhetorical questions from the viewpoint of A/B-events theory , i. e. , the different epistemic status of interactants. Chinese rhetorical questions coordinate the speaker's common ground and facilitate information exchange. Based on the different event types , Chinese rhetorical questions show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both in language form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Whether a sentence carries any interrogative meaning depends on the rhetorical question's event types. If it is a B-event rhetorical question , maybe it carries such meaning. Other event types do not imply interrogative meanings. This study sets up scales for politeness , with the AB-event rhetorical questions being the most polite and the O-event rhetorical questions the most impolite.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studying Chinese rhetorical questions in spontaneous spoken dialogue.

Keywords rhetorical quest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stance; politeness scales;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